

二战纪实丛书 WORLD WAR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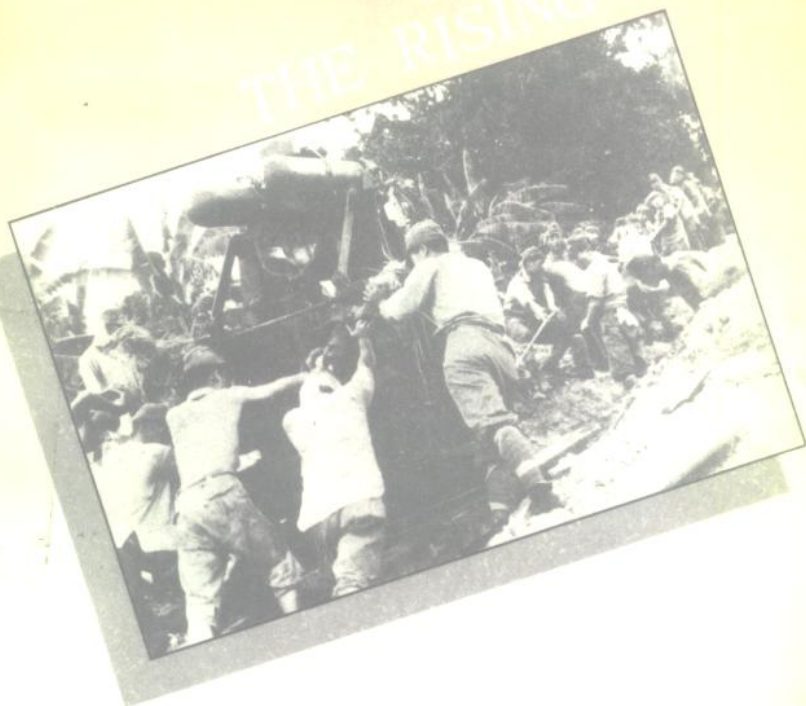
血色的太陽

〔美〕亚瑟尔·里奇 著

张 健 颜福祥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BY ARTHUR ZICH
THE RISING SUN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血色的太陽

〔美〕亚瑟尔·里奇 著

张 健 颜福祥 译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BY ARTHUR ZICH

THE RISING SUN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血 色 的 太 阳

著 者：亚瑟尔·里奇（美）

译 者：张 健 颜福祥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印者：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4

字 数：83,000

版 次：1992年3月第1版

印 次：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01—31,6000

书 号：ISBN 7-5033-0531-2/I·278

定 价：2.9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自左起) 日本首相及战争省大臣东条英机, 驻缅甸的利田章二郎, 驻菲律宾的本马正治, 驻荷属东印尼的今村平, 驻马来亚的山下友奎。



1937年在东京，戎装在身的裕仁天皇乘坐白骑同皇军军官一起进行检阅。

为军国主义舞台进行演练。大阪夜总会舞蹈演员受到一名陆军军官的监督，即使演舞剧也要保持军人举止。



在东京帝国总司令部,高级海军军官、政治官员和记者们正专心地聆听一位海军发言人宣布日本已同美国“进入战争状态”。



福德岛海军航空站的飞机和机库火光冲天。



美国远东部队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同菲律宾总统昆松交谈。

菲律宾和美国军队走出科莱吉多1,400
呎的马林塔坑道投降。



俘虏斯坦泽勒、斯皮尔和加拉格尔，手背被后
捆着，在前往俘虏营途中进行短暂休息。

四名美国飞行员跳伞落
入中国，躲过了日本人的搜
捕，得到中国农民和军人的
帮助。



在企业号航空母舰率领下，第十六特混舰队通过先发制人进攻瑙鲁和大洋岛从而保障美国赢得了珊瑚海战的胜利。



61,000名盟军俘虏被迫修造日本在泰国和缅甸基地之间的铁路。图为英国战俘在日本士兵的监视下，在炎热的丛林中从事苦力劳动。



东京主要商业街银座悬挂着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国旗，庆祝1936年三国签署反共协定。

目 录

第一章	走向战争.....	1
第二章	偷袭珍珠港.....	21
第三章	前哨阵地接连丢失.....	40
第四章	向南挺进.....	64
第五章	在征服者的铁蹄下.....	88
第六章	中途岛：转折点.....	105

第一章 走向战争

- 东京，生死攸关的会议
- 天皇祈求和平
- 武士专权
- 满洲的既成事实
- 首相遇刺
- 恐怖笼罩着东京
- 蹂躏中国
- 美国渐渐醒来
- 错失良机
- 赫尔试图使时钟倒转
- 操戈一击

公元1941年9月6日，东京。

在绿树掩映的护城河环抱之中，坐落着古老巍峨的日本皇宫。皇宫的东一厅里正在举行的会议将作出一项正式决策，这一决策将改变半个世界的格局和命运。日本天皇裕仁，这位天照大神之子，血脉绵延2600多年而从未中断的第24位人间神明，此刻正身着一袭战袍，缄默无言地端坐在一扇古老的金屏风前的御座上。他双眼眯成一条缝，目光透过

厚厚的镜片凝视着两条锦缎铺就的长案。在这两条长案后面，日本的内阁大臣和最高指挥部的将军们正双手抚膝，笔挺挺地正襟危坐着，如同木偶一般。

会议已经进行两个小时。文臣武将们依次起身向天皇鞠躬致敬，然后开始描述帝国目前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外务大臣一上来就宣称，美国、英国和荷兰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对付日本。企划院总裁警告说，这些国家对日本实行的石油和原料禁运正在扼杀日本的经济。仅海军一家，每小时消耗的燃油就多达400吨。海军参谋长称，仅靠国家的燃油储备将无法推到明年。在座的军队同僚无一不支持他的观点。

听完所有人的发言，枢密院议长站起身来。这位身居天皇与内阁之间的人物扼要地说了一句：“从现在起，诸位，我们要为战争作准备了。”

天皇裕仁却在此时做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这位从小只接受如何当皇上而不是如何治理国家的教育，早已懂得对内阁做出的决定只默许不反对的皇帝，忽然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纸来，带着他那浓重的鼻音朗诵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所作的一首和歌：

四海本来皆兄弟，

缘何世上起风波？

自从五年前裕仁天皇指责军队的叛乱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打破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保持沉默的传统。此举令四座皆惊。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决心。决定已经作出，而且已于9月3日得到陆海军部的认可，日本将实施的这项重大计划是：如果在11月的第一周，外务省的官员们还不能够说服

美国总统罗斯福取消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的石油和其它原料的禁运令，日本将攻击美、英、荷三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地。

这将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即便是最好战的日本领导人也深知这一点。按照东京自己的估计，美国有着超过日本10倍的生产能力，因此，如果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则美国必胜无疑。帝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就直接了当地警告说：“在同美、英开战的头6到12个月中，我可以势如破竹般连战连捷……但在这之后……我不敢期望将胜利保持下去。”

日本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发动两次同时进行的大规模突然袭击上。一次是袭击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再一次是攻击东南亚大陆和近海岛屿。这两次袭击必须以令人惊骇的速度进行，以便日本能在美国把它的战争机器完全开动起来之前使它的新帝国得以巩固。然后，它可以凭借北起库叶岛，向南经威克岛延伸到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由西太平洋各基地组成的弧形屏障，向美国发动一场消耗战，迫使美国人停战求和，拱手把整个亚洲让给日本。

在日美两国，不少较为明智的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在力图避免发生这种冲突，但他们都势单力薄，斗不过占压倒优势的对手。日美两国的冲突根源于日本刚刚摆脱的那一个令它痛苦不堪的十年。后来，日本人将此十年称为“黑暗的深谷”。这是一个经济萧条、阴谋、暗杀、流产政变此起彼伏的时期，也是帝国军队掌握对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制定各种征服计划的极端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日本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在这平静的外表下却一天天郁积着深深的矛盾。到处是饥馑和紧张

不安。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是胼手胝足的农民和渔民，他们的收入还不到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八千多万人拥挤在总面积和蒙他拿州差不多的岛屿上，只有约六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耕种。日本因每平方英里的可耕地要养活2900人而成为世界上最为拥挤的国家。而且，它的人口却以每年近一百万的速度迅速增长。解救地少人多、希望渺茫的农业的一个办法是加速工业化进程，给日本闯出另一条出路来。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尽的第一个十年里，许多国家设置了关税壁垒，紧接着的三十年代又发生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这些都窒息了日本工业赖以生存的对外贸易。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替代出路是寻找更多赖以生存的土地。

日本对各种原料的需求，同它对生存空间和贸易的需要一样迫切。然而，亚细亚的财富却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出产橡胶、蕴藏着丰富的钨和铝土的缅甸和马来西亚属于大不列颠王国；印度支那的橡胶园被法国人占据着；东印度群岛上丰富的石油资源在荷兰人的控制之下。不少日本人意识到，作为东方最先进国家，日本对这些财富也有分一杯羹的权利。其中一些人深信：日本负有带领亚洲进入一个发展和繁荣富裕的新时代，也就是创建1940年前日本政治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神圣使命。

在日本，对民族危机感受最为深切、采取行动决心最大的是皇军中的那些年轻军官。其中众多的下层军官都是贫苦的农民子弟（日军中晋阶提升靠的是个人功绩而不论其社会地位），他们对平民百姓遭受的痛苦有亲身体会。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相信，‘国家的问题出在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客身上。的确，在过去的十年里，众多的丑闻冲击使政府一直处于风雨

飘摇之中。

日本的老百姓大多同情年轻军官的见解，指望着军队拯救国家和民族。皇军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这支从未有过任何丑闻污点的军队一直陶醉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辉煌胜利中。更重要的是，它享有庞大的权力。1900年颁布的一道天皇敕令使它享有一种不受文官控制的独立地位，成为实际上的国中之国。军队不顾国家的经济困境，要求并得到了大笔的预算。然而，皇军越是权大无边，越是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要求得到更大的权力。

贫苦的身世、强烈的权欲和理想主义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极其不稳定的情绪在被称作“黑暗深谷”的十年猛烈爆发出来。第一次大的爆发是在1931年3月。一群被煽动起来的暴徒身携军方提供的300来枚炸弹，意欲炸毁议会大厦和主要政党的总部。军队本打算趁混乱之机起来宣布实行军事独裁。但是，就在最后一刻，本来有可能被推上总理宝座而独揽大权的宇垣陆相在重新考虑之后取消了这次政变计划。

然而，这只是预示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的一声警报。短短6个月后，关东军突然起兵占领了满洲全境。早从1905年起，关东军就分散驻扎在中国北部面积达44万平方英里的满洲的辽阔土地上保护日本商业利益。事发之后，全世界为之震惊，而且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东京政府也为之震惊。关东军的军官们是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擅自起兵占领满洲、进而把该地区作为一块军队辖区加以统治的。东京下令制止，但为时已晚，关东军的首脑们根本不予理睬。在为此发了一通恼怒的责难之后，东京政府承认了军方制造的这一既成事实，并在一段时间后将日本帝国夺取的这块新疆土

命名为“满洲国”，并鼓励人民移居那里。

关东军在亚洲大陆令人震惊的成功冒险并没有平息日本国内的躁动不安。相反，满洲事变引起了一连串的暗杀事件——青年军官和那些极端爱国分子开始下手谋杀那些反对满洲冒险的政治家们。1932年2月9日，前任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的一条人行道上遇刺身亡。同年5月15日，9名陆军和海军军官在祈祷神灵保佑后，冲入反对占领满洲的犬养毅首相家中。这位75岁的老人毫无惧色，谦恭有礼地将军官们引入内室。按日本人的规矩，他们得脱去鞋子。这时，其中一名军官不耐烦了，暴躁地高声喝道：“没有必要再费口舌了！开枪！”就这样，9名军人将枪膛里的全部子弹射向了这位勇敢无畏的老人。

在随后对这些谋杀事件进行的敏感的审判中，公众的同情不是投向被害者，而是倒向了谋杀者。这些谋杀者代表国民英勇无畏地给了贪污腐败的政客们以当头痛击。除却军队，谁能够使国家结束萧条？枪杀犬养首相的一名军官声称：“首相是为国家的革新而牺牲的。”日本公众的同情犹如迅猛的潮水涌来，以至有9个人自愿提出替谋杀者一死。为证明他们的诚意，他们在提出上述请求的同时还剃去了自己的小手指保存在酒精瓶中。结果，谋杀者全都被判处较轻的刑罚，无一人被处决。

以上这些谋杀暗害对于1936年2月26日发生的血腥兵变来说，只是一段序曲。这次兵变因发生在2月26日而得名“2·26事件”。那是一个寒冷彻骨风雪漫天的日子。凌晨四时许，一伙年轻军官带领约1500名士兵离开兵营，包围了东京的政府心脏。

军官们搜遍全城，企图杀死新任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和大多数内阁大臣。当军人们闯进首相家里时，首相藏进洗衣房的一个肮脏的壁橱而侥幸逃脱。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因反对上一年的大笔军费预算而招致军方的愤恨。军官们破门而入，一阵横冲直撞后在卧室里找到了他。一名中尉上前一脚踢开大臣身上的被子，高喊“Tenchu”（意思是上帝的惩罚）。高桥只喊了一声“混蛋”！便被乱枪射死。另一名军曹举刀砍下高桥的一条胳膊，接着又在他的腹部刺了一刀。就在这时，大臣的妻子惊恐万状地奔了出来。年轻的中尉却对她躬身施礼，并说道：“给您添麻烦了，请原谅！”

另一位受害者是前首相斋藤实子爵，一位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的绅士。就在遇害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携夫人出席了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的晚宴。宴会散后放映了富于美国情调的音乐片《调皮的玛丽埃塔》。格鲁感到由詹妮特·麦克唐纳和纳尔逊·埃迪主演的这部片子适合斋藤夫妇观看，用他的话说，“这部片子没有什么低级庸俗的东西。”斋藤夫妇离开大使馆时是深夜11时30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比较晚了。次日清晨，斋藤实被害。全身中弹36处。

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来如迅雷，去如疾风。经过四天的血腥杀戮之后，天皇一道圣旨，叛军们就撤回了兵营。但是，这一回肇事者未能轻易逍遥法外。裕仁天皇和许多高层军官都对政府高级官员无端被杀感到惊恐不安。而且，在军队内部，这些叛乱军官的对手们也瞅准了这一个剪除异己的天赐良机。结果，参加兵变的部分军人很快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处以极刑。

然而，令人不寒而栗的“2·26事件”并没有降低军队在

国民心目中的威信，或者削弱军队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恰恰相反，从1936年2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敢于阻挠皇军任何一项计划的日本政治家，无一不在可能被暗害的恐怖阴影中惶惶不可终日。而且，陆军和海军的首脑们早已享有挑选每届内阁陆相和海相的特权。这样，如果高级军官对内阁的政策不满，就可以召回陆相和海相，迫使内阁倒台。简言之，军方实际上能够操纵内阁的政策。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冷眼旁观这一切，心中的忧虑与日俱增。格鲁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长着一头银发，眉毛浓黑得令人惊叹。和多数波士顿人一样，他是格鲁顿预备学校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是在这两所学校里认识弗兰克林·罗斯福的。罗斯福比他低两届。格鲁酷爱高尔夫球运动。著名演员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访问日本时曾同格鲁大使在一个雨天里一连打进36个洞。日本人对高尔夫球和棒球都十分喜爱，美国大使同来访的棒球英雄贝比·鲁斯和莱夫蒂·奥杜尔打的一场高尔夫球令日本人大饱眼福。

格鲁还是一位阅历丰富、严谨老成的外交官。他对日本的透彻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位在日本长大、深谙日语的妻子。格鲁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不论结局如何，军队在支配政府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没有军方的同意政府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格鲁是1932年被任命为驻日大使的。到了1934年，他就警告华盛顿：日本对整个东亚有不轨的图谋。当日本人大肆鼓吹日本是东亚的“稳定因素”与“和平卫士”时，他们心中想的却是“大日本统治下的和平”，格鲁这样写道。他说，日本的下一步将是“政治上的完全控制”。

格鲁的结论是：“这个国家有一种恃强凌弱的倾向，这会令政府走向‘极端’，最终导致‘全民族的自我毁灭’。”

然而，即便是目光敏锐的格鲁，也没能预见下一步发生的一切。

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旁，一支巡逻的日军小分队与中国军队遭遇，接着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少量士兵伤亡。然而，这次冲突却足以给土肥原贤二少将下令关东军发起大规模全面进攻提供一个借口。当时，关东军早已偷偷潜入华北的一些地方，保护日本在那里的企业。

不久，日本人所谓的“中国事变”就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更多的部队和舰艇紧急调往中国增援土肥原的部队，随之而来的还有日本陆海军的飞机，现代化的轰炸机摧毁了毫无防御能力的中国城市。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如北平、天津、上海等相继陷落。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在51岁的委员长蒋介石的统帅之下，每同日本人进行大规模遭遇就败阵溃逃，致使数十万人在日军的铁蹄下丧生。

蒋介石的后撤是明智的，它完好地保存了遭日军打击的军队。但同时也把大片河山丢给了越来越凶残的敌人。在华东江苏省，日军长驱直入实际上已无一兵一卒守卫的南京城，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征服了这座城市。两万多名处于服役年龄的中国男子被押出城外，当作活靶子。供日本兵练刺刀，或被浇上汽油烧死，或被机枪射死。大概有两万名女子被强奸、杀死或残害。成千上万的平民遭抢劫和杀害。在后来被称作“蹂躏南京”的占领结束时，有多达四万中国人被杀害。

看来很清楚，那些叫嚷日本将给亚洲带来所谓复兴曙光